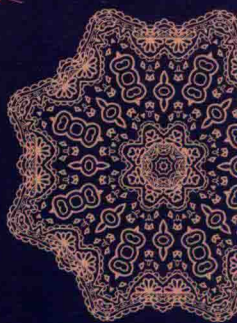


浮  
艷  
誌

李天葆



浮  
艷  
誌



李天葆

##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浮艷誌 / 李天葆作. -- 初版. -- 臺北市：麥田出版：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2014.11  
面；公分. -- (麥田文學；279)

ISBN 978-986-344-174-8(平裝)

857.63

103021649

麥田文學 279

## 浮艷誌

作者 李天葆  
責任編輯 賴雯琪  
校對 吳淑芳

國際版權 吳玲緯  
行銷 陳麗雯 蘇莞婷  
業務 李再星 陳玫潯 陳美燕 杻幸君  
副總編輯 林秀梅  
副總經理 陳澄如  
編輯總監 劉麗真  
總經理 陳逸瑛  
發行人 涂玉雲

出版 麥田出版  
104台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二段141號5樓  
電話：(886) 2-2500-7696 傳真：(886) 2-2500-1966、2500-1967  
發行 英屬蓋曼群島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  
104臺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二段141號2樓  
客服服務專線：(886)2-2500-7718、2500-7719  
24小時傳真服務：(886)2-2500-1990、2500-1991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09:30-12:00、13:30-17:00  
郵撥帳號：19863813 戶名：書虫股份有限公司  
讀者服務信箱E-mail：service@readingclub.com.tw  
麥田網址／http://ryefield.com.tw

香港發行所 城邦（香港）出版集團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駱克道193號東超商業中心1樓  
電話：(852) 2508-6231 傳真：(852) 2578-9337  
E-mail：hkcity@biznetvigator.com

馬新發行所 城邦（馬新）出版集團【Cite(M)Sdn. Bhd.(45832U)】  
11, Jalan 30D/146, Desa Tasik,  
Sungai Besi, 570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電話：(603) 9056-3833 傳真：(603) 9056-2833

封面設計 陳文德  
排版 宸遠彩藝有限公司  
印刷 前進彩藝有限公司

初版一刷 2014年11月

著作權所有・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售價：NT\$320

著作權所有・翻印必究

ISBN：978-986-344-174-8

城邦讀書花園  
www.cite.com.tw

# 目次

序／豔紅淡去 5

燈月團圓 9

九燕春——茶陽娘子從前事 27

明朝日 45

珊瑚探情 63

妙蓮芳華 75

指環巷九號電話情事 87

浮世花月景 99

杏花天影 121

浮艷誌 181

浮  
艷  
誌

李天葆



# 目次

序／豔紅淡去 5

燈月團圓 9

九燕春——茶陽娘子從前事 27

明朝日 45

珊瑚探情 63

妙蓮芳華 75

指環巷九號電話情事 87

浮世花月景 99

杏花天影 121

浮艷誌 181



## 序 艷紅淡去

舊同事送我一件瓷器茶碟，她笑道：瓜蝶綿綿——淺淺碟子裡內開花結瓜，瓜蔓如飛天散花，不時夾隔著蝴蝶倒掛，蝶翅或半張或全展，彩衣繽紛，有的粉紫雙翼藍綠裙裾，是蝴蝶仙子穿雲裳，設色艷麗大膽，看來並不是古舊盜具，而是新造，是她另一套蛋殼盜的同類型餐具仿古吧，可我仍然覺得那是幻美如夢的碟子，快樂得好一陣子。她收藏為樂，偶爾我會瀏覽其藏品圖照，一時留言讚美，一時只是默然驚艷——回過頭看，如今家裡有個萬壽無疆圖案的茶壺茶杯，如意欄杆花樣團團圓圓，也很有點意思了；後來找到了一小扇形娘惹風彩繪瓷盤，自是仿造的，嬌黃底長著牡丹花，線條潦潦，色澤倒是近似胭脂口紅模糊了一般，那種華麗彷彿小心翼翼的，學童填色的手筆，有一種人味。正宗娘惹盜器確實美艷絕倫，有次在雜貨攤上瞥見一小件盛攪醬油辣醬的方碟，碧綠底色有彩鳳坐鎮、牡丹作襯，老闆娘難得應酬我，說這以前舊人家陪嫁珍品，很貴重的；她的口音乍聽便是大埔，比一般客家人軟糯，感覺親切——

再貴重，不過是一套裡的配件。一瞥，還有稍微摩挲，萍水相逢而已。我廳室內燈下的舊物是個銹黃餅盒，兩層方盒，盒面繪著跨鳳乘龍圖，艷色逐漸黯淡……親戚中有個伯娘，是在其娘家茶樓掌櫃的，廣東人，戴一副黑邊眼鏡，他們家月餅很有名，幾年前結業，終歸也屬地鐵建站事件的犧牲品，老吉隆坡味道等於走進歷史——伯娘之前便不在了。掌櫃婦娘的印象，也便分花拂柳的隱身小說裡。兩篇故事裡的對白仿造客家音調，多半是茶陽大埔口音，也夾帶俚語熟語的。

這些掌櫃女人的小故事若是寫得疏淡些，更像是接近逸聞掌故——可惜力有未逮。以前喜看骨董傳奇的說部，如《煙壺》之類，改編成電影《八旗子弟》，也照樣看得津津有味。李翰祥導演的酒肆茶寮裡，風騷老闆娘簡直不可少——當年見識過胡錦的眼風一飄，後來才曉得非得經過荀派花旦洗禮方有這一番嬌媚的……那時縱使有人覺得儉俗浮艷，或者用道德標準衡量，殊不知藝術可再也找不回了——近年來胡錦彷彿要以演祝英台來當一朵復活玫瑰，而我一直想著更早期的胡錦，她的阮媽媽報花名是怎樣俏皮老練，那還是俏生生的少女，不比原版本評劇《花為媒》的趙麗蓉……只是趙麗蓉愈老愈是個人物了——也唯有差不多世代的熟友才明白。當然之後我聽了荀慧生的紅娘、香羅帶、得意緣……深深覺得他的柔媚風韻，更應著重在看戲的視覺上，而不是聽腔賞音啊。尤物這詞語用得較重，歌聲裡的尤物有幸一聽，到底值得——陳年畫報老是寫道：馬來艷星莎羅瑪（Saloma），她戲唱巫語版時代曲，如今回首傾聽，竟然妖嬈婉轉，那潘秀瓊式的低音首本曲〈意亂情迷〉（rindu haiku rindu）、〈何必旁人來

說媒〉(bila sang bulan menjelang)，經她拖腔繚繞，卻也迷人——不就是海棠形狀彩繪西廂待月圖托盤？而且是娘惹風的。網絡尋覓到時代背後的桃源春，山口淑子一九五八年隱退前演出一小段〈夜來香〉，嬌軀香扇墜似的，歌聲則媚月映蘭亭，珠花玉生香，兩個男子左右扛住，女皇巡場，繞一圈回來，真身還是變作了李香蘭。這些尤物靜悄悄的從歲月幽谷裡踱回來，在生前的歌臺舞榭盤桓，再不濟，即使剩下一個老舊書店，衣香花氣也會依循而來——我寫的一對姊妹，在舊書灰塵氣味裡過招拆招，不過是時光倒影裡的備選尤物。

九十年代我隨著詩人假牙步行，炎午紅日頂頭，以至月東升，從燕美律、峇都律走到法國文化協會窺探光影祕密，像是古時人們的趕路——看的電影不少，難忘的是《傾國傾城欲海花》(Lola Montes)，近來重看，瑪丁·卡露(Marine Carol)在馬戲班將半生艷史零售，讓眾人發問，於是倒溯往事，她木然坐在蓮座，團團旋轉，燈影閃爍，一個男人到另一個男人，世事變幻；然後繼而表演高空跳躍，一美元觸摸玉手，給俗世人挨近風流韻事裡的名女人，恍如得到了聖母普度和救贖，令人心驚——我寫的舊日伶人〈杏花天影〉，自有其艷屑情事，但不曾用到類似羅拉·孟德絲之泥淖紅蓮的情節，很是不甘。義大利名導維斯康蒂一部女人戲，更是婉轉娥眉芙蓉泣露。一看三歎，連譯名也屬過去年代的筆法：《斷腸飄香不了情》(Sensò)——女伶丁香影缺乏了那種執著癡戀的心，她也並沒有闖進薄倖郎的房間，要面對掀開血肉的鮮紅，歸根結柢不過是戀戀於自身，更為自私的生存方式。

這年來天女駕返瑤池隊伍裡，還有包括洛琳·白考兒(Lauren Bacall)——她的《夜長夢

多》(The Big Sleep) 冷艷懾人，可是倒楣偵探到舊書店的情節，卻不是她的戲分——女職員拉下簾幕，特地要在午後雷雨的閑暇來個小調情，脫下眼鏡，撥鬆了馬尾，嫣然的找出兩個杯盛酒……驚鴻一瞥，後來也沒再出現，只是印象頗深。論理這小角色也屬後備娥眉了。而《浮艷誌》裡過氣歌后閑坐二手書店，不協調中尋找戲劇性，著實是為了其人而量身定做的。雙生花之一，款款的拎著家傳瓷器，前來鑑定——我落筆背後總有《迷魂記》(Vertigo) 流動的畫面，珠灰套裝的女人玉容淡妝，不動聲色裡有她殘缺的過去。男人們灰撲撲的，來去自有他們的軌跡，樓梯間的鞋音足聲，比較瑣碎。我願意寫，而沒寫出來的，當然不必贅言——現在窗口這樣多，日常小事輪番貼上，只怕沒人看，話匣子放映機並無日夜排班停歇，分享連結，轉發截取，要多少有多少，水聲鳥噪，朝生暮死。我覺得靜默懷抱著一些東西也好，收住，留著，讓它凝結存印，不必交代；若有飄逝蒸散的，徒生惆悵，那也沒有什麼；艷紅悄然要淡去，自有不為人知的黯然魂銷。

燈月團圓



## 第一則 訪翁

燈娘來到蓬萊巷口店屋樓房，是炎熱下午。南洋州府的日頭像說書人口中的碧霄仙子祭出的混元金斗，一大片金熾熾的光網，密密麻麻是晃漾閃動的金花，人走在底下，更像是被咒字圖案的織錦籠罩著。燈娘來了好幾年，也還是不大習慣，只是比唐山大埔鄉下好受一點，記得那時是大熱大暑，入眼盡是赤土乾旱，枯樹光禿，一條山道寸草不生；黃瘦狗兒躺著，也餓得昏了，有人經過，狗兒嗅了嗅，沒有好吃的——夢裡似的，燈娘向那人喊道，祺慶伯，漢光有轉來嗎：他這兒子漢光是水客，希望捎來男人的消息，還是有順道搭來的銀錢和糧食。祺慶搖搖頭，一路行至對過——祺慶也是她男人的「自家人」，楊姓同房的叔伯輩，按照字輩順序，漢光叫她「南田嫂」。燈娘那年生兒寶堂，南田抱住嬰孩在祠堂點燈寫族譜，灰撲撲的祖宗祭臺，頂上掛著的六角玻璃大燈盞，添油點火，明晃晃的，照亮殘冬。老人家事後微笑說，南田嫂好命水，過年時定要「上花燈」——燈娘坐足了月，在廳堂織「笠嫲」，笑得臉頰兩團桃紅透亮，好比抹上胭脂。如今想起恍似昨天的事，不大真實。

來到州府，太陽高照，赤燒火燎，走到哪裡都睜不開眼睛；有時稍停歇腳，一陣風兒吹，灰濛濛的雲氣掠過，瞬間臂膀涼了一下，就飄起雨絲——這霎時變臉，燈娘總覺得稀奇。眼望這靠近菜市的樓房陽臺，吊掛一面竹簾，阻擋日頭，金色斜光照在其上，如同波浪，風動則浮晃一下。她找了門洞走上洋灰階梯，朝外的牆上還貼著「有房出租」——她挽住個竹籃，還好不重，上樓還是得仔細，那腳下步履不敢分心；外邊大熱天氣，裡面烏燈黑火，有一絲陰涼意思。二樓門板虛掩，推開，只餘鐵柵欄鎖上，燈娘喊了一聲，有老婦踱出，望了一眼，懶懶地拉開柵欄，顯得認出是熟人，讓她進去了。

大白天的廳堂也顯得陰沉，靠壁一張神案，供奉著蓬頭長髮的將士，像是武財神趙公明，挨著是關聖帝君畫像，上邊簪花孔雀翎有點歪了，也沒扶正。這裡吉隆坡似乎都安裝了收費的「麗的呼聲」，木盒子裡播唱著戲曲，多半是粵劇，大鑼大鼓的……燈娘會聽廣東話，戲文倒是一知半解，不像家鄉的山歌，隔山隔江的高亢唱起來，尾音收了，仍餘回聲迂迴繚繞；好多妹仔結伴採茶都不由自主拉起喉嚨，一片脆生生歌聲，一如空氣裡唱出朵朵花來——當年她也曾是後生妹仔。

後面長廊頭房門簾掀開，老人穿汗衫，側頭張望，招呼道：「來啦？擔張凳坐。」燈娘忙不迭地說：「阿叔得啦，得啦。南田。」小時候叫父親「阿叔」，大抵是算命先生說互有刑克，如此稱謂，意即故意疏遠關係，小孩容易拉拔長大；她跟男人南田叫家翁「阿叔」，問他吃飽了嗎，邊問邊逕自找來了小矮圓桌，把籃子裡的搪瓷食盒取出，用帶來的八角碗盛了，是家常的

炆芋頭片，沒有肉，燈娘笑道：「賣不到豬肉。」老人忙說沒關係，牙齒都爛壞了，還是寧願吃軟綿綿的，「芋頭綿巴巴，好送飯。」她端出一淺盅，是菜乾湯，另外剝了個鹹蛋。老人倒是扒了白飯，舀了湯在碗裡，慢慢的吃著。走廊裡有穿堂風，吹得洋灰欄杆上掛在竹竿的衣裳婆婆起舞——燈娘踱進房裡，看靠壁一張行軍床，搭著幾件衣褲，順手撈起來，要到後面洗去。老人說道：「唔使啦……」說他自己會洗，燈娘哎一聲，卻也自顧自在廚房外尋到一個小桶，在水龍頭底下盛了些水，讓髒衣物浸著。

一個穿黑灰斜方細紋衫褲的少婦兩手捧住小搪瓷罐，像是燉了什麼東西，見了燈娘則笑盈盈的點頭，燈娘叫她「月妹」——是住在後尾房間的住客，也是「自家人」，卻不算過海過番的唐人，是在這裡土生的，雪蘭莪州一個小地方搬來，口音反而略為偏向惠州客家，喜歡學他們動輒「冤枉」不絕，而大埔客稍微帶軟糯的聲音不大聽得出來。月妹低聲說小孩咳嗽，一直不見好，也就燉了川貝，看可有見效。燈娘暗地指了指前邊阿叔，問說最近有什麼事，月妹笑道：「……冤枉哦，吵著要算盤子呢。」燈娘微笑，心裡盤算要尋一日做給他吃。月妹走進房間，擱下搪瓷罐之後，回過頭來：「我自己不會做，要向你拜師呢。」燈娘口裡答應，心想她不要嫌棄工多繁瑣才好。

月妹見燈娘來過幾次，瞥見送來給家翁吃的家鄉菜，芳香撲鼻，好生艷羨，每一回來都沒口子的讚。燈娘反留心月妹的一身衣衫，尋常素淨的布料，手工卻極好，知道了她原是在大埠學過裁縫的——眼前這身黑色灰色梅花間竹格子圖案雞翼領衫褲，素得大方，想必影相也很